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冬天的終曲已經唱盡、孟春的氣息已經來臨，從去年就開始準備的公演終於要在今晚揭開序幕，雖然這次的曲目——《女人皆如此》並不是一個很常上演的歌劇，但飾演費奧迪麗姬的蘿莎依舊難掩她的興奮。

在那起事件後已來到了第三年，菲尼克斯號沉沒的新聞一時之間轟動了全美洲，但兇手卻只以『不知名的海盜』草草了結，不知背後是不是有甚麼勢力在影響、又或者僅僅是檢察機關的辦事不利、甚至是根本沒有甚麼兇手，只是為了掩蓋輕航艇工程失誤的藉口……事實的真相似乎被報紙上的言詞給掩埋，平凡的大眾無從得知。

那之後又過了幾次的四季輪替，而今日又是一個飄著細雪的夜。

晚飯後，公演即將開始，在演員休息室裡的蘿瑟娜蒂諾正坐在鏡子前做對自己妝容最後一次的檢查，確保角色扮演的完美。

她的桌上除了一些個人物品外還放了一本筆記本，上頭別了一個楓葉的書籤，後頭似乎還有一些內容是她尚未看完的，若是有人向她問起其來歷，她始終會說：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送給她的。



### 消防員 諾特

自那起事件後，他便時常利用空閒時間，到局外的樹下沉靜思緒。

他很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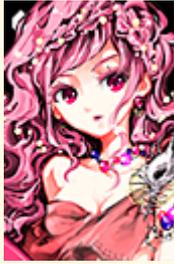
沒有被渲染開來的真相跟自己的心相違背著。

他希望事情隨著時光淡去，但每當想起她的身影，船上的回憶又浮上腦海，本想提筆寫字的手停在空中。

咚—

掌心大小的松果忽然從樹上墜下，敲上頭頂，恰巧落在手中的筆記上，像是點醒發愣的他該回到工作崗位上。

他笑了下，撥開松果後又隨寫了幾筆才闔上筆記，起身回到崗位上。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易容成阿爾巴尼亞人的費蘭多和古烈摩出現在花園裡向因戀人被徵招從軍而感到苦悶的兩姊妹發下豪語，拿著毒藥對兩姊妹威脅：若是她們不接受其愛意，那就要為她們獻上死亡。

此時左側的舞台旁飄出了陣陣白霧，更為這齣戲劇增添了效果，檯下觀眾紛紛拍手叫好。

不聽勸告而喝下假毒藥的兩名男子、佯裝成醫師的女僕前來表演救治、表演出現幻覺而要求女神親吻自己、為了忠貞而不接受要求和慫恿的姊妹，這場歌劇演出的是一場信任與不信任的戀愛遊戲、是兩個男人為了測試未婚妻的忠誠度而訂下的賭局，宛如玩笑一般的戲劇。

但原本以為是作為舞台特效的白霧卻在這一幕裡越來越濃，蘿莎雖然開始覺得奇怪但還是敬業的繼續進行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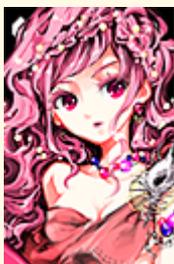
——嗯？劇本裡有提到過這個特效嗎？

### 某位觀眾 貴族女子

**「失火啦！」**

似乎是去了表演廳外、又或者可能去了躺洗手間，一名少女忽然慌張的尖叫道，打斷了舞台上的表演、也引起了場內的一陣騷動。

歌劇院內的廣播響起，內容是要民眾不要太驚慌並要求所有人依照工作人員的指示撤離，緊張感在群眾的吵雜聲中更有加強的效果，舞台上原本正在表演的演員們也被下了指示撤離。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對此，蘿莎不顧其他同事的反對，拖著裙子就要往休息室裡跑；她推開了幫忙疏離的一名歌劇院男員工，高跟鞋像是正在倒數的計時器一樣，

喀啞、喀啞——

筆記本！我不能丟下那個重要的東西！

火勢還未有任何好轉的跡象，蘿莎咬緊牙根跑得更快了些。



### 消防員 諾特

幾乎是同時，他才剛踏入局內的地板便被幫忙打雜的小弟叫去支援救災。

「知道了。」

簡短的應答道，他繞回座位上放下筆記，從櫃子裡拿了護目鏡套在頸部，解開繫在腰上的衣袖，重新穿回身上後才乘著消防車來到戲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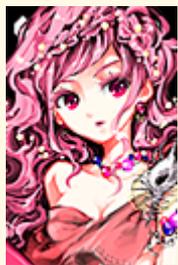
……？

當消防車停下時，他發愣了會，不大相信眼前所見的便是平時讓他放鬆的，外觀華麗的歌劇院。

要一陣子才能再來了呢。

他苦笑著，隨即便彎頭回到工作上。

因救援的加入，原先的火勢很快便被壓下，只剩些許火源在角落殘存地燃著，他伸直了手臂，讓緊繃的神經放鬆點。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火勢貌似是有所好轉，應該因為是救火隊已經到場壓制情況了，畢竟這種人多的地點也確實要更快滅掉會比較好，蘿瑟娜蒂諾拿了筆記本後就走出休息室，不過因煙霧尚未退去，她拿了沾濕的手帕掩住了口鼻，微彎身子以躲避那些灰濛濛的煙直接往臉上撲過來。

說起火災、消防員，蘿莎就想起了這本筆記本的原主人——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到場了呢？

想到這裡，她害羞的微紅起臉，甚至是因此而加快了腳步，但就在這個時候、就在距離女子不遠處，動力室突然爆炸了，就只差那麼一點，她只要在往前一些便會因受到爆炸的波及而受傷，不過離開歌劇院的通道也因此被堵住了，也不知道該不該說是幸運。

「糟糕。這樣一來……」眼見因爆炸而又漸漸燃起來的星火，蘿莎趕緊往回跑，總之先避開最危險的區域才是。

她緊握著筆記本，此時此刻，它彷彿成為了她的幸運符。

## 劇院經理

將人員疏離後就開始著手進行清點人數動作的劇院經理此時正眉頭深鎖地在歌劇院外來回奔走，四處詢問著從歌劇院裡撤離的員工一個相同的問題：

「喂。你有沒有看到孔蒂小姐？」

他很緊張，因為那個姑娘不僅是這次演出的招牌，更是整個演藝圈中被捧為劇院之花的一屆名人，本身就頗有名分，再加上她那位身為思庫洛礦石產業公司總裁的哥哥，他一個經理就不得不保證她的人身安全。

然而如今，他四處都找不到他們所寵愛的首席女高音，為此，他快急瘋了，因為如果真的在外頭都看不到人影的話……

那名小姐一定還在裡頭沒出來。

接著又迎來了另一次的爆炸，這讓男人更加著急。



## 消防員 諾特

劇烈且響徹的爆炸聲從原先撲滅的火場竄出，隨後又回復到和方才的大火相同的狀況，原先準備突破火場的消防員們又牽起了水線，回到撲滅火勢的階段。

原先放鬆的身子因二次起火而更緊繃了些，正當他打算上前線幫忙灑水時，卻聽見一旁大概是戲院工作人員的談話。

妳……在裡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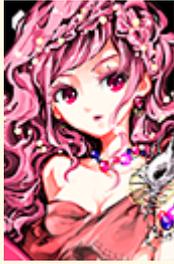
抬首看著被橘紅色火光包圍著的歌劇院，他突然急了。無視上頭的命令，也推開試圖阻止他的前輩，拿了幾瓶滅火器便直接衝入火場內。他懂得他這麼做並不正確，也很魯莽，但他就是沒法接受自己只能等待。

如果說他的衝動可以多讓一個人離開，那為何不可？

然而擋在他面前的是整片的火海，他四處張望，想尋找被淹沒的通道卻未能如願，迎上臉部的濃煙讓他咳了幾聲，也拉高了衣領。

在哪……妳在哪裡……？

「妳在吧？蘿瑟娜蒂諾小姐。」  
無視會吸入更多煙嗆傷呼吸道等問題，他揚聲吼道。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隨著火舌不斷的向前進，蘿莎也向後退回原本的休息室裡，尋找著有甚麼東西可以幫自己解決困境，然而這樣的搜索卻徒勞無功，反而因時間的過去，火已經蔓延到門口；她慌了，連忙將飲用水潑向火焰，但那些水卻一下子就蒸發掉了，絲毫不起作用，室內溫度也越來越高，女子開始感到徬徨無助。

忽然，她聽見了對自己的呼喚，很小聲，應該是從樓下勉強傳上來的，她認不出是誰的聲音，因為那實在是太小聲了，但她知道那一定是救難人員，所以相對的，自己也必須做出回應：

「休息室！我在——咳、咳、咳。」

她不明智的選擇用丹田增加她的音量，一是為了確保對方能聽見自己、二是出於自己的慌張，但卻因此而吸進了煙，咳了幾聲。

她開始覺得暈眩、呼吸道灼熱，室內不但變得像烤箱一般熾熱，甚至連呼吸都開始覺得困難，在裡頭待上任何一秒都是酷刑，最終，火終於開始往房間內探了進來、越來越逼近，就在這種緊張時刻，在休息室內苟延殘喘的蘿莎體力不支的倒在地上。

後悔嗎？其實也不。

如果沒有來拿走它的話，她會更加自責。

或許這也是她對自己的一點自私吧？

「救……救……我……」她用盡最後的一點力氣，說出了最後一句台詞。



### 消防員 諾特

雖然微小，但他還是聽見了。

推測出大略位置後，便粗魯地拔開滅火器的鎖，依照自己預想的路線噴灑過去，硬是開出一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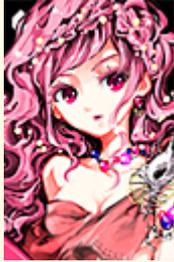
「唔……」

強烈的光和濃煙讓他稍微停下手邊的動作，他伸手戴上掛在頸部的護目鏡，拉起衣領深吸了口氣後便拿起滅火器的空瓶砸在休息室的門上，讓還沒完全燃燒的門壓下火源。

雖這魯莽的動作竄起了更多的煙，但也暫時的開了條路讓他能夠進到裡頭。

「還好嗎？」

待發現蘿瑟娜蒂諾後，他沒有猶豫，以手袖遮著口鼻，迅速地跑到對方身旁確認狀況。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意識朦朧之中，她還以為她看見了手中那本筆記的原主人，蘿莎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產生了幻覺，但她依舊向那名搜救人員伸出了手。

或許他早就偷偷的入住了她的心房，當起了侵占她內心的蛀蟲，而不知何時，他已默默的把那名蜂王的位子給搶去、成了新的霸主。

「諾特……」

『諾里斯·特納』，即使從筆記內容中知曉了他的姓名，蘿瑟娜蒂諾仍以諾特稱呼這個男人，她希望那真正的名字是再他親口告訴她後再改換，而不是這樣單方面的了解。

她虛弱的聲音中還帶了點輕咳，喉嚨的痛楚使她無法再做出任何發言、頭暈得讓她無法思考，火勢似乎又快重燒起來，她漸漸失去意識。



### 消防員 諾特

「嗯。」

簡短的答案，護目鏡下，草綠色的瞳微微眯起，向來無表情的唇勾著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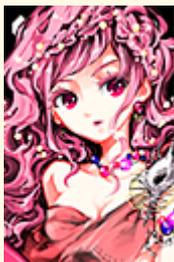
他向她的方向伸手，想藉此給予對方一點安全，但在快觸碰到時又收回了手，改繞到對方身側，一手搭在背後，一手則穿過腳，將人抱起。

「失禮了。」

扔下話後，他便衝出休息室，順著回路來到一樓。

原先的火海已被完全壓下，諾特深吐了口氣，抱著人往外頭走去。

喜悅抑或是責罵的聲音同時在他的耳旁響起，他的腦袋因缺氧而有些混亂，分不太清楚是誰在跟他談話，只記得蘿瑟娜蒂諾平安無事。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那之後她幾乎忘了，她只依稀記得恍惚之中，或許來自記者或圍觀民眾的相機快門聲、來自於那人的筆記本好像落在了那輛救護車上、濃厚藥味混雜了消毒酒精的味道，還有那暖陽般的溫度一直在她身邊，似乎從沒離開過。

蘿莎再次醒來時是太陽剛升起的清晨，潔白的房間、還不算太硬的病床、左手上打著點滴，點滴架旁還有個儀器正顯示著心跳和其餘她有看沒有懂的數字，她的腦袋還有點迷茫，不過她仍可以知道她現在正在某間醫院裡住院著。喉嚨已經不像之前那樣疼痛，一些症狀也大致都好了，不過她只希望聲帶別因此而受損，畢竟她也還是得靠它吃飯的。

蘿瑟娜蒂諾並沒有嘗試起身等等的大動作，僅僅只是轉頭、左看看右看看地觀察著房間的擺設，除了一些基本的醫療設備外，窗台上還放了許多鮮花、卡片、甚至是一兩個禮物盒，由此可推知自己或許昏睡了好一陣子，不過她看不見完整的月曆，因此無法得知確切的日期。

寧靜，她也很久沒有像這樣放空自己了。



### 消防員 諾特

寧靜的空間裡傳來了一陣低沉的嘆息，讓待在裡頭的男人停下翻閱書本的手，放置一旁，闔上雙眼沉澱浮躁。

那起火災後，他因未遵從上頭的指令，胡亂行動而被罰閉關一週，這對往常的他並不難受。

是擔憂、是掛念或是其他情緒，每當他試圖壓下心頭煩躁時，那道身影總會在腦海浮現。

「……。」

草綠色的瞳緩緩睜開，連帶讓眉心添了幾分皺褶，他猶豫了會，但很快便做出決定。

反正在這也靜不下心。

勾起椅背上的外套，從口袋中撈出臂章別上，慣性的帶了點隨身物品便像前幾日一樣，溜出門外。

—

相同的路徑、相同的房間、相同的味道都彷彿催促劑般，刺激著他的身體，讓他無意識地加快腳步。

當他回過意識時，他已拉開門，站在病房內呆愣地望著唯一的不同。

「啊、抱歉……」

發現自己看呆了許久才趕緊關上門，走到一旁椅上坐著。

見一旁已堆積了不少禮物，他頓時不知道手中的唐菖蒲該放哪裡好，便決定先暫時拿在手中。

「...還好嗎？」  
不懂從何開口的他，簡單地問候道。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突然被拉開的房門引起蘿莎的注意，那時在火場裡所看見的人影，不過這一次她知道他是確實的存在，而他依舊如同三年前一樣帥氣，甚至連原本病房裡的藥味都染上了另一種花香。

她搖了搖頭，表示自己不在意對方的闖入，倒是更想知道這個時間能不能讓他進來，似乎還沒到早晨的例行檢查，要是那時被護士趕出去就難看了，不過她又覺得不好意思開口，最後仍決定閉嘴。

「現在好很多了，謝謝。」蘿瑟娜蒂諾微笑著回應了對方的問句並坐起身子來，然而空氣就這樣陷入了沉默，她一下子也找不到適合的話題挑起，尷尬的氣氛在漫延，蘿莎看了看男人手上的劍蘭、又看了看蓋在自己身上的棉被，思考能說些甚麼。

「那你呢？後來過的怎麼樣？」最後她這麼開口問道。



### 消防員 諾特

寂靜的空間有另類的壓迫感，讓諾特不禁覺得自己這趟來的時機不恰，尚在思索該如何突破沉默時，便被蘿瑟納蒂諾的話給嚇得縮了下肩，也很快地意識到自己出糗而撇開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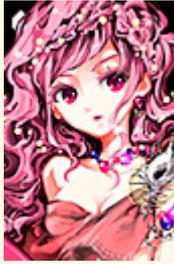
「...還好，跟以前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心總會莫名的發癢難耐，他沒有選擇說出後句，僅是默默挪動視線，暗自希望對方沒有發現自己並不擅長隱瞞。

「啊.....這個給妳，希望妳早日康復。」  
遲了陣子他才意識到話題又被自己截斷，趕緊地遞出手上的劍蘭花，回到自己的來意上。

「還有這個，值班的護士看到字跡一樣就拿給我了，說是掉在救護車上。」  
熟練的從外套口袋內撈出筆記本，順著手的位置轉了角度，讓掀頁朝向對方，才遞了出去。

他深吸了口氣，掛上苦笑跟無奈後雙手抱胸，繼續說著：

「聽說...妳是自己折回去裡頭的，怎麼了、為什麼做這麼危險的事？」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她以最簡單的點頭回應了對方的答覆，但對方撇開的視線卻引起她的猜疑，總覺得他似乎隱瞞了甚麼，然而又似乎不該直接詢問，同時她也不敢，如果是為了海盜的事呢？那自己又該給出甚麼樣的反應、甚麼樣的回答？

「嗚、謝謝……」突然遞過來的劍蘭打斷了她的胡思亂想，腦子都還沒反應過來就已反射性的道出了感謝並接下那束花；這或許就是所謂的職業病吧？每當自己收到了甚麼，第一個動作就是先說聲謝謝。

不過以前的她有時候也真想當個普通人，不是歌劇院的首席女高音、也不是海盜族的一個普通女孩，或許跟一個跟自己互相喜歡的普通男生結婚生子，過上一場普通的生活，最後平凡的終老、回到天國吧。

但這樣一來——

「啊？就……就是……為了這個……」被諾特這麼一問，她像是隻受到驚嚇的小貓，把對方剛遞給自己的筆記本舉到面前遮住了紅通的臉蛋：「因為忘在休息室裡了……」

——到底是甚麼時候變得無法跟這個人正常講話了呢？明明在船上的時候都還好好的啊……

蘿瑟娜蒂諾這麼納悶了起來。



## 消防員 諾特

「什……」

接近是同時，在聽見答覆的那刻，諾特不敢相信的睜大雙眼，身子也隨著慣性運動而離開椅上，在病房內發出一陣巨響。

緊皺的眉間看不出是生氣還是困惑，緩緩意識到似乎有些反應過大後，他才伸了掩蔽用的手，像是不知所措般地揉著薄荷色的短髮，坐回椅上繼續說著：

「意外沒辦法防範，但災害可以降到最小，那便是我們所努力去追求的。」

他將雙手交疊置於膝上，裝作平常似的，試圖讓自己的語氣不要太過沉重，嚇壞還躺臥在病床的蘿瑟娜蒂諾。

「妳很珍惜筆記本，我很高興，但……」

如同自己分身似的的筆記本被好好珍惜著，本應是令他高興，甚至是感到難為情的事，但他怎也沒法自然的笑著，對著仰慕的女性訴說自己本該有的心情。

「它的價值，比不上妳的生命。」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對方猛然起身時發出的巨響使蘿莎反射性的縮了下身子，那本筆記本仍舉在面前，而躲在後頭的人兒只有雙眼是完整露出來的。

「對.....對不起.....」對方給出這麼大的反應讓她有點不知所措，糾結了半天最後還是只能給出這三個字，蘿瑟娜蒂諾有點自責的看著似乎是生氣的諾特，但又時不時撇開視線，不敢一直看著。

「我.....」又讓這個空間空白了幾分鐘後，她終於又吐出了新的發言：「那時候覺得如果它被燒掉我會更後悔.....」說完她看了一眼坐在床邊的男人，然後再一次地把視線移開，彷彿是個做錯事情的小孩正在躲避家長的怪罪一般。

不過，像她這樣直接衝進火場裡確實是一件不理智的事情，說實在話這次困在火場裡的經驗也給她上了一課，應該是不會再有下次了。

不，她也不希望還有下次。



### 消防員 諾特

「呃...不、是我說得太過了，對不起。」

原先揉弄髮絲的手繞到後頸，壓下思緒混亂的腦袋，做為使談話氣氛變得尷尬的賠罪。

在此之後，便只剩下病房的儀器運轉的聲響。

該說點話才行，可是...要說什麼好？

害怕隨意出口又像方才那樣尷尬，他抿起下唇，撇開視線，不斷地思考同個問題，卻未能像往常般找到解答。

正當他開始感到焦慮，抓弄後頸的力道也不知不覺漸強後，他聽見了對方的話。

「...什麼？」

他愣了會，也停下手邊的所有動作，只緩緩地將目光放到對方身上，草綠色的瞳中滿是疑惑。

「啊...不是、那個，我.....」  
不會有過的慌張浮上面龐，順勢將雙頰染上暈紅，連帶讓兩側的雙手自動地伸到面前，似有似無替男人遮掩著後頭難為情的樣貌。

「...謝謝。」  
比起平常稍小聲了些。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寂靜的空間，無論是點滴裡葡萄糖的滴落、秒針敲響的聲音、甚至是兩人的心跳聲，彷彿全部都消失在兩人的靜默裡，讓這個空間只剩下一片空白，而她面無表情的低下了頭，不知道該做出甚麼反應才好，想來想去 她最後仍然決定給予沉默，讓這個房間裡充滿更多的尷尬。

平靜的早晨、接近十點的五十分，窗外似乎停了隻麻雀，但玻璃的隔音讓室內的人聽不見牠的歌唱，黑暗彷彿又快要征服她的內心，或許是第一次演出前的恐懼、又或者是當初告白被拒絕時的失落，五味雜陳。

就好像，是在慶功酒會上一樣。

鎂光燈後存在的是社會黑暗面的縮影，老鳥菜鳥的分別、金錢利益的糾葛、職場裡的淺規則，每個人都是這場罪惡中的共犯，從來就沒有人能真正脫身；這就是她所在的演藝圈，如此光鮮亮麗卻又黑暗至極，或許比她的海盜生涯還要可恨。

她一直都是這樣一個人高居於歌劇院的最高點，她藐視所有圈內的黑暗面，希望成為一個自由的人、自由的女性，但環境壓力讓這樣的她感到勞累，時代希望她成為柔弱的小女人、他人不接受她的無拘無束，如果她不是甚麼首席女高音，她甚至連一個人走在路上都不可能。

後來，不實際的愛情成為了她的支柱，減緩她的疲倦、給予她繼續往下走的動力，而當那份不切實際被打破後，取而代之的便是那本筆記本、來自於他的筆記本。

那麼或許，也並不完全是慶功宴？

而是，嶄新的、不一樣的東西？

——那會是甚麼？



## 消防員 諾特

他向來遲鈍，笨拙，自然地成為同儕間的笑柄。

為此，他在空白的書頁寫下筆記，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再犯同樣的錯。

自那之後，他便不再受到嘲笑，但也失去了那份與人交際時的，真摯的感情。

然而數年後，因摯友的邀約而初次步入歌劇院的他，找回了遺棄的感情。

—

尷尬的氣氛再次籠罩房內，緊迫的氛圍甚至讓諾特一度覺得自己的脖頸被緊掐住，壓著他去做點事似的。

「啊...那個.....」

他無意識的往前伸出手，再觸碰到蘿瑟娜蒂諾時才回過神，慌亂的想找個藉口蒙混。

— 又要逃避了嗎。

— 下次.....是什麼時候。

— 如果、沒有下次的話.....

「.....筆記本已經...不重要了，被燒壞了也沒關係。」

原先抽離的手又搭了回去，明顯大上許多的掌心包覆著對方的手，繼續說著：

Note

「因為我...一直都會在這裡，在妳的身邊。」

— 好像.....怎樣都沒關係了。

「我喜歡妳。」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在那個瞬間，她的心中似乎有什麼被打破了。

蘿莎的臉頰漸漸地紅了起來，她茫然的看著他，停滯的思考讓她更加慌亂，她確實時常幻想甜蜜的愛情，但她卻從來沒想過真實發生時，究竟該如何面對。

「我……我……」於是她一邊說、一邊開始掉下了淚，但那卻不是因為難過、甚至是為了演戲，那是感動、是喜悅、是在心牆被打破後所傾瀉而下的情緒。

或許她已經筋疲力盡，此時此刻的蘿瑟娜蒂諾不再是劇院之花、崇尚自由的新女性或甚至是一介海盜，而僅僅是個平凡且需要人保護的女孩。

「我……我願意！」她一邊哭著、一邊說出自己的台詞，雖然她在緊張的心理作用下所說出的這句話確實有些脫線，但這似乎已不是現在最重要的了。

雖然仍止不住淚水的縱橫，但她笑了、笑的幸福。



#### 消防員 諾特

起初，他悲觀的認為自己又得到了和三年前一樣的回覆。

他還不理解那句話，卻隱約懂得，那是委婉的拒絕。

草綠色的瞳被眼簾蓋住半部，失落、悲傷的表情一覽無遺的掛在臉上，但並未持續過久。

「欸……」

略疑惑且上揚的輕語，他像是初次獲得玩具的孩子般，雙瞳中著充斥喜悅。

他伸出雙手，給予尚在哭泣的蘿瑟娜蒂諾一個擁抱，意料外的觸感倒是讓他不由得又縮緊了手，讓彼此的距離更近了些。

想就這麼一直停著，他想。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突然被擁抱的她，雖然一下子羞怯地差點反射性的賞對方耳光，最後仍然是勉強冷靜了下來。

蘿莎也抱住了對方，依慰在他的頸肩、貪婪地享受那份無比幸福的安全感，淚水從她的臉頰上滴落、沾濕了他身上的白色外套。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她總覺得她的愛情似乎繞了一大圈才終於有了結果，但就如同《女人皆如此》的曲目劇情一般，其實真愛並不需要試探，那只是讓那份安全感更加薄弱而已。

當兩人的線交織在一塊、那麼無論過程如何，幸福終將會是最後的結局。

*Ti amo.*

「我愛你。」

她哭著這麼說道，然後她將雙手拂上了他的臉。

*Ti amo , Norris.*

「我愛你，諾里斯。」

最後，她吻了他，給予了她最真誠的告白。



## 消防員 諾特

無預警的吻使得他還有些呆愣，彷彿正在夢裡遊走似地未能回到現實。

但逐漸濕透的外衣跟掛在蘿瑟娜蒂諾臉上的淚痕，還是強行將他拉了回來。

「嗯，我收到了。」

略感無奈地淺笑著，伸手撫摸著對方的頭，給予些許的安慰。

他讓彼此的距離分開了些，從隨身的側肩包內拿了手帕遞入蘿瑟娜蒂諾的掌心內，用雙手包覆住，替對方有些低的體溫增點溫度。

「時間...差不多了。」

低沉的嗓音裡是許多的不捨和掛念，他還有很多話想說，卻不得不就此打住。

挪開手，連帶移開視線，一閉一合的唇說明他尚在猶豫，雙頰悄悄地染上紅暈，他闔上雙眼，隨後直視著蘿瑟娜蒂諾。

「那個...之後.....一起去走走、怎麼樣？」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宛如幻覺、或是一場夢，又可能像是劇裡的公主親吻了屬於自己的白馬王子；或許有一天她會變老、甚至失憶，但她堅信那份溫度、那份柔軟，自己將永不忘卻。

「嗯。」蘿莎捏著對方的手帕，臉頰染上了一層淺淺的紅，她抿著嘴、似乎因剛才的親吻而顯得有些羞澀，然而參雜在那聲短音裡的是更多的捨不得。

不過這一切全靜止在對方的提議，她露出了高興的笑容，像個準備去校外教學的孩子般興高采烈的回應著：

「好啊！或許我們可以去吃個飯、還是看場電影，或者是遊樂園！」

光從語氣就可以讓他人渲染這種欣喜若狂的情緒，甚至能讓人期待這項邀約，或許這是她的魔力也說不定呢。



### 消防員 諾特

「好，都聽妳的。」

他笑著，總感覺眼前發生的事就像含在口中的棉花糖，轉眼間就會消失。

但，夢也好，不真實也罷，此刻的他稍微能懂幸福為何物。

他揮著手，笑容依舊。

「下次見。」

語畢，他踏出病房外。



## 劇院之花 蘿瑟娜蒂諾

「嗯，下次見。」蘿莎也同樣笑著，揮了揮手看著諾特走出病房。

彷彿是一場歌劇的終點，只是這一次將不會有男女主角牽著手、一同向觀眾鞠躬的謝幕，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後續、更多能令人期待的回憶。

她

麻雀還停在窗外，但她似乎能聽見了，牠悠揚而快樂的聲音。

她看著窗外，或許新的一年還經歷更多也說不定。

——與他一起的回憶。